

定约桥牌的成功打法

——第一墩牌的战略

(美) 弗雷德·卡平 著



定约桥牌的成功打法

——第一墩牌的战略

弗雷德·卡平 著

王天亮 祖蔚 译

中国书籍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石林

封面设计：陈克刚

定约桥牌的成功打法 [美] 弗雷德·卡平著 王天亮 祖 蔚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青龙巷9号

四川省金堂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199千字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0册

ISBN 7-80548-015-X/G·16

定 价：1.80元

统一书号：7457·81

介 绍

弗雷德·卡平是美国写桥牌书最多的作家。阅读并崇拜他的作品，不仅有他本国的桥牌学生，还有全世界的桥牌专家。他可以为此感到骄傲，更可以使他引为自豪的是，他将过去曾一直为人们所忽略的、一些桥牌方面的问题挑选出来，进行详尽地分析，从而在桥牌著作方面，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弗雷德·卡平这部最新作品的书名，既具有启发性，又具有吸引力。我非常自豪地向大家介绍这本书，不仅仅因为它的书名好，也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

残局打法是富有戏剧性的而且就这方面的内容，已经出过一些有价值的书。但是学桥牌的学生，很少想到如果作为基础的第一墩牌没有打好，就不会有残局的正确打法。

卡平先生这本取名恰当的书，实际上是一篇有关桥牌方面所有重要问题的论文。我从这本书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相信你们——读者们，读了这本书，也会同样感到受益非浅。

——阿伯特·H·莫尔海德

162 08/15

前 言

在过去的十年中，由于按照牌点叫牌方法的发展、改进以及对这种方法所进行的介绍，人们对于叫牌技术本身进行了过分地强调。在这种情况下，很自然地，学习和掌握打牌技术就变得不重要了，而且被降到辅助地位——实际上成了桥牌方面被忽略的对象。

由于对叫牌技术所进行的这种过分的强调，打牌的总的水平明显地下降了；而且，要么是是由于无时间对于桥牌打法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要么仅仅是由于忽略之后，就产生了一种不均衡的不良状态。这里，借用我们的心理学家的一句短语，我们的大多数桥牌手陷入了一种“受到抑制的发展”状态中：在他们的叫牌能力直线升高的同时，他们的打牌能力却下降到更低的水平。我认为，目前正确的叫牌和正确地打牌之间的悬殊，已经如此之明显，正常的桥牌活动的水平，已经退化到仅能生存的程度。

如果让这种事物颠倒的状态存在下去，是非常糟糕的，实际上也是很荒谬的，因为叫牌理应从属于打牌。如果你仔细想一想的话，叫牌毕竟只不过是人们对自己希望在打牌中所得赢墩而进行的一种约定性预算，这种本末倒置的普遍状况，对于新一代的桥牌手来说，更是加倍的不幸。这些桥牌手是因为听说桥牌是所有的牌类游戏中最迷人、而且最能

促进脑力的活动后，才被吸引到这项活动中来的。在专家的指导下，他们学会了如何正规地叫牌，叫成一种令人满意的定约——然后就要靠他们自己想办法（主要是靠尝试和犯错误）去完成定约。

从教学的观点来看待这种情况，过于频繁地叫成一个局或满贯定约，而由于错误的打牌方法未能完成这种定约。这样的结果，丝毫无益于鼓励桥牌手，而只能使他们丧失信心。除非这些未被教好的牌手，能够认识到他们的打牌方法是错误的，他们的失败所逐步产生的影响，应该最终能够使他们认识到，他们叫牌叫得太乐观了。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由于多次吃亏，他们以后就会非常谨慎地行事，而且以一种过于悲观的态度进行叫牌；这时，他们又开始把牌叫得过低，他们想要得到的结果就是至少获一点利，而不要失误。这样做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是他们未能努力将打牌的水平提高到他们较好的叫牌水平上，而是将他们的叫牌水平，降低到必要的生存程度。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一个词：“退化”。

这本书总的目的，是帮助人们重新建立起叫牌和打牌之间的正确关系：将打牌提到它所应该处的显著地位。作者希望在不远的将来，人们会恢复对打牌的兴趣，从而导致打牌能力的复兴。只有这样，叫牌与打牌之间，健康与正常的平衡，才能够得到发展，精确地叫牌也才能够得到公正的报偿——即完成定约。

这本书特定的目的是使读者有良好开端，使他们看到并懂得第一墩牌的打法是多么重要，而且这第一墩牌的打法会如何决定他们的命运。作为桥牌桌上无可争议的事实，连续

的胜利并不是靠第10、11、12或13墩牌打得走运才取得的。成功都是在打牌的早期阶段奠定的，也就是要在一开始，就对某一副特定的牌，制定出必要的“长久”战略和战术，并立即将其付诸实施。桥牌的成功或失败，往往取决于防守方发动他们首次进攻的首攻牌张，这样的事实比人们想像中发生的要多得多。在打第一墩牌时所发生的情况，往往无情地导致成功或失败：打牌（或首攻牌）正确，成功就可以得到保证；打牌（或防守）不正确，失败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时已无法进行弥补，也无路可走了。

我认为，大部份牌例的历史都是第一墩牌的历史，而且这已经被白纸黑字记录下来了。至于我的看法是否正确，读者可以自己根据下列两条作出判断：（1）回顾自己有多少次是由于匆忙或不周密地打第一墩牌，而导致了不必要的悲剧。（2）分析本书中所举的例证。

现在大幕已拉开。

——弗雷德·卡平

目 录

第一章	飞牌还是不飞牌	1
第二章	明手的出牌	18
第三章	桥牌锦标赛中：从明手出错的牌	34
第四章	庄家手中的出牌	46
第五章	庄家手中的出牌：忍让打法	64
第六章	桥牌锦标赛中：庄家所犯的错误	84
第七章	注意倾听叫牌	98
第八章	欺骗战术	119
第九章	十一法则	136
第十章	防守方的哲学和方法	150
第十一章	首攻：注意倾听对方的叫牌	165
第十二章	首攻：避免采用自然、正常的首攻	189
第十三章	首攻：欺骗性首攻	207
第十四章	首攻者搭挡的打牌：注意倾听叫牌	223
第十五章	首攻者搭挡的打牌：想像力的运用	239
第十六章	首攻者搭挡的打牌：欺骗打法	260
第十七章	首攻者搭挡的打牌：标准的、“教科书” 中的打法	273

第一章 飞牌还是不飞牌

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桥牌中最常出现的打法就是飞牌。虽然对于飞牌的出现率并没有官方统计的数字，但据可靠资料计算，使用飞牌方法的机会平均是一副牌中有一次。有时，在某一副特定的牌中，不存在飞牌的情况；但是在其它的牌例中，可能会出现两次、三次或者甚至四次飞牌的情况。

总的来说——也可能此种说法显得很天真——飞牌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一个最初并不存在的赢墩，以得到必不可少的一墩牌。在专家手中，飞牌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有力的工具，因为他们懂得如何有选择地使用它，而不是滥用之，而非专家牌手则是不加选择地、机械地进行飞牌，结果飞牌就成了导致使用者失败（或耗尽财源）的打法。更常发生的情况是，非专家牌手在打一副牌时，似乎只要有飞牌的情况存在，就注定非要进行飞牌不可。结果，有很多定约如果运用一点判断力——而不是主观愿望——本来是可以完成的，却让他们打宕了。

由此，我们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飞牌不是一种万能工具。它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所使用的工具，只有当你经过判断和观察后，认为它是对付手头情况的最有逻辑性的工具时，才能去使用它。

本章节——飞牌还是不飞牌——中所举的牌例，都是在打第一墩牌时就遇到飞牌情况的。每一副牌例都出现在实际比赛中。如果我这本书的出版者坚持让我为本章题目加一

个副标题，我就会加上这样一个标题：“依赖飞牌者必亡于飞牌”。

第一副牌：

	♠ A Q 8 5	
	♥ Q 5 2	
	♦ A Q	
	♣ J 9 5 3	
♠ J 7 3 2	北	♠ K 10 9
♥ K 8 7 6 4	西 东	♥ 10 9 3
♦ 9 7 4	南	♦ 8 5 3 2
♣ 6		♣ A 7 2
	♠ 6 4	
	♥ A J	
	♦ K J 10 6	
	♣ K Q 10 8 4	

在对方未叫牌的情况下，南主打 5 ♣ 定约。西首攻 ♠ 2。

南未抛开飞牌的想法，打出明手的 Q，东用 K 赢。东回出 ♥ 10，这时，在无其它选择的情况下，庄家再次飞牌，输给了西的 K，由于还无人发明一种避免丢失一墩对方所持的将牌 A，南宕了一墩。

让我们一起来打这副牌。西首攻 ♠ 2。我们来计算一下：在黑桃中我们有一个潜在的输张；红心中没有输张，因为在清完将牌之后，明手的两张红心可以垫在方块大牌下（我们的 ♥ A 可以赢进明手的 Q，然后我们可以将吃 ♥ J）；方块上没有输张；将牌中要输一墩给防守方的 A。这就是我们仅有的两个输张。

因此，我们用 ♠ A 赢进第一墩牌，然后打一张将牌。东在第一轮或第二轮打将牌时会用 A 赢。然后他出红心，我们

用A赢。在保证吊光对方的将牌后，我们出一张方块给桌上的A，然后用K盖拿Q。这时我们用♦J和10，垫掉明手的♥2和5，下面我们将吃♥J，再毫不吝啬地送一墩黑桃给♠K——由此完成这个成局的定约。我们打好了这副牌也没有什么可夸耀的，因为任何人都可以打得同样好。

第二副牌：

		♠A Q 3	
		♥Q J 10 8 3	
		♦K J 10	
		♣6 4	
♠8 7 6			♠K 9 4 2
♥7 5 4 2	「北」		♥A 6
♦7 4	西 东		♦6 5 3 2
♣AK 9 3	「南」		♣8 7 5
		♠J 10 5	
		♥K 9	
		♦A Q 9 8	
		♣Q J 10 2	

双方有局。南发牌。

南	西	北	东
1 ♣	—	1 ♥	—
1 N T	—	3 N T	—
—	—		

西选择首攻♠8，南认为飞牌不会有什么危害，因此从明手出3。东用K赢了这墩牌，然后改出♣8。南用10盖上，西的K赢进。西接着回出♣3，东用7迫使庄家出了J。

这时庄家打出♥K，东赢了这墩牌，紧接着出♣5，此

时庄家的Q 2 被西的K 9 捕获了。防守方共拿了一墩♠，一墩♥和三墩♣。

我们是不是再把这副牌打一遍？开始吧。

数一下我们的赢墩就会发现我们有四墩♦，把防守方的♥A 打掉之后还有四墩♥。此后，用常规打法就可以从♠或♣套中发展出一个赢墩作为第九墩牌。

因此，我们用明手的♠A 赢进第一墩牌，再出一张红心给我们手中的K。假设K 赢进，然后出♥9，让明手的10 盖上，东用A 赢。不论东回出什么，我们以后都会把♠Q 让给K，这样使我们的♠J 升级成为第九墩牌。

第三副牌：

	♠ 6 2	
	♥ A 10 3	
	♦ A J 3 2	
	♣ A J 7 5	
♠ A Q 8 5	「北」	♠ J 10 9 7 3
♥ J 5 2	西 东	♥ Q 9 8 6
♦ 9 7 6 4	「南」	♦ 8
♣ 10 6		♣ Q 9 2
	♠ K 4	
	♥ K 7 4	
	♦ K Q 10 5	
	♣ K 8 4 3	

双方有局。北发牌。

北	东	南	西
1 ♦	—	2 N T	—
3 N T	—	—	—

针对南的3 N T 定约，西选择了首攻♣10。如果他选择

出他最好的花色套——♠的话，庄家当即就可拿够九墩牌。

当你看着四个人手中的牌，而不是只看着南北两手的牌时，你会觉得第一墩牌的正确打法容易得多了。就这副牌而言，当对方攻出♣10之后，你就要考虑攻这张牌的意义了：西可能持有♣10 9 × ×，或是Q 10 9 ×，或者，也可能他是从10 9双张中出的牌；或是从10 ×这个毫无价值的双张中出的大牌。总之，这可能是上列情况中的任何一种，甚至还有可能是其他情况。

你在打这副牌时的担心是（或应该是）：可能东会取得出牌权，然后打一张黑桃穿过你的K ×。而且，如果西恰好持有♠A，你的定约就完了。因此，你有意识地或下意识地认识到，你必须竭尽全力阻止东进手。当然，你始终很清楚你只有八墩牌。

在实际打牌中，我的搭档，哈佛大学牙科学教授约瑟夫·享利博士，在观察思索了约10秒钟左右，进行了成功的打法，这就是他让西的♣10赢得首攻的这墩牌。西下面再出什么牌都无关紧要了，因为这时完成定约已经有了保证。实际打牌中，西回出了另外一张梅花，约瑟夫共得到三墩♣，加上四墩♦和两墩♥。

回想起来，让西的♣10赢得首攻，是如此符合逻辑而又简单的打法。如果在对方手中的五张梅花是3—2分布，♣A K就会击落外面的梅花大牌，从而将明手的♣J升级成为庄家的第九墩牌。如果西开始时所持梅花是Q 10 9 × ×或Q 10 9 ×，在出第一墩梅花（东未跟牌），或者在庄家的K赢进第二墩牌时（东未跟梅花），就可表明。无论这两种情况的哪一种发生，下面就要用常规的打牌方法，对已知西持的♣

Q进行飞牌。

如果西首攻的♣10是一个单张，这时希望只能寄托在或者西换出黑桃，或者东持♠A，结果使庄家的♠K成为他的第九个赢墩。

我曾经把这副牌拿给五个非专家牌手看，并且问他们在首攻♣10时，他们会以明手出什么牌。其中三个人说他们会出J，另外两个人仍在思考。

如果第一墩牌就飞J，东会用Q盖上一——这样若庄家继续再打梅花时，东的♣9就会成为进手张。东再转出黑桃便会击败庄家的定约。

第四副牌：

如果你看着下面所有四个人手中的牌，完成6♥定约就是很容易的：只要飞西的将牌Q就可以了。但是，请别忘了，在牌桌上，你打牌之前就看所有的四手牌是不合法的。

当我们的实际庄家，已故的西德尼·希劳德遇上这副牌时，他没有感到任何的麻烦。

	♠K 9 2	
	♥K 7 6 2	
	♦A J 4 3	
	♣A 4	
♠A J 8 5 3	「北」	♠Q 10 7 6 4
♥Q 5 3	西 东	♥4
♦10 9	「南」	♦K 7 6 5 2
♣7 5 3		♣Q 6
	♠—	
	♥A J 10 9 8	
	♦Q 8	
	♣K J 10 9 8 2	

东西有局。南发牌。

南	西	北	东
1 ♡	—	2 ◇	—
3 ♣	—	5 ♡	—
6 ♡	—	—	—

面对首攻出的◇10，西德尼立即打出明手的A（怎么！不飞牌？），然后又迅速地从我手中垫出Q。接着打一张将牌给A，然后又用将牌J飞牌，成功。吊完将牌之后，在打第二轮梅花时，东的Q被击落，西德尼轻而易举地赢得了所有的十三墩牌。

读者很可能会问：“如果飞♡J输给东的（假设的）Q怎么办？”好，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假如你处于东位，用你假设的将牌Q刚刚赢得这墩牌。老实说，在西德尼的“单张Q”于首攻时就跟出来的情况下，你会打◇K吗？你的搭挡难道不会从◇10 9 8中出10吗？难道你不会回出一张黑桃或梅花吗？

当然，西德尼也很清楚♡J可能很容易失给东的Q——但是他也预测到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东几乎肯定不会回攻◇K。而且，无论东选择回出什么牌，南都会有机会树立起他的梅花套。

让我们再回头看一下第一墩牌。我相信很少有人会在第一墩牌时就飞方块，因为首攻的第一张牌是个单张的话，便有极大的危险性；而在东用K赢了这墩牌后，会回出一张方块让西将吃。然而，直到真实情况披露，而且南决定不飞牌之前，一直都会存在着令人烦恼不安的推测，即西有可能是欺骗性地从◇K 10 9 ×或K 10 9 × ×中，攻出北所叫过的第

一个花色套——方块。一旦南开始考虑这种可能性，他可能就会决定进行飞牌。那么以后他会通过猜测将牌Q的位置得到补偿。

这里有另外一副牌，你可以让你的一些朋友试试。让东持将牌Q 4，把♠ 4换给西。看看你坐东的朋友在用将牌Q赢了这墩牌后，会不会出◇K？

第五副牌：

		♠ Q J 10	
		♥ 8 5	
		◇ K 3	
		♣ A J 10 9 8 6	
♠ 8 7			♠ K 9 6 3 2
♥ 7 6 3 2	「北」		♥ Q J 10 4
◇ 9 5	西 东		◇ A Q 10
♣ Q 7 5 4 2	「南」		♣ 3
		♠ A 5 4	
		♥ A K 9	
		◇ J 8 7 6 4 2	
		♣ K	

双方无局。东发牌。

东	南	西	北
1 ♠	—*	—	2 ♣
—	3 N T	—	—
—			

搭挡开叫了黑桃套，于是西首攻♠ 8，明手上Q，东跟一张小黑桃。显然，庄家高兴地得到了一个“自由飞”的机会，他的Q赢了这墩牌。接着明手又出♠ J，当东再次用他

*由于没有好套可叫，南决定暂不叫，等待发展。

手中明显持有的♠K放过后，J赢了这墩牌。让我先不告诉你们下面可怕的细节。最后南宕了两墩。

南应该很清楚，他完成定约的最佳机会是树立明手的梅花套。为了以后能够兑现♣，明手必须在黑桃中建立一个进手张（因为，根据叫牌，♦A一定在东手，所以♦K肯定无法成为进手张）。

打第一墩牌时，南应该用他手上的♠A盖吃明手的Q；第二墩牌，庄家的♣K应让明手的A盖过，然后出♣J，让西的Q赢这墩牌，于是明手的梅花此时全部成为大牌。

以后，西无论回出什么牌，他都无法阻止庄家完成定约，因为庄家一旦进手，只需打一张小黑桃给明手的J 10。东可能会用K赢一墩，但是他无法阻止庄家再用♠J进入明手。

照这样打法，庄家就可以拿到五墩♣、两墩♥和两墩♠。无论按照过去还是现在的任何数学体系计算，这些加起来都是九墩牌，而这九墩牌正是南的无将定约所要求得到的。

第六副牌：

		♠Q 9 7 5 4 2	
		♥—	
		♦8 6 4	
		♣K J 4 2	
♠8			♠6
♥K Q J 10 6 5 2	「北」		♥A 8 4 3
♦Q 9 7 5	西 东		♦K J 10
♣3	「南」		♣Q 10 9 8 7
		♠A K J 10 3	
		♥9 7	
		♦A 3 2	
		♣A 6 5	